

臨川先生文集

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劄子

擬上殿劄子

上五事劄子

議入朝劄子

言尊號劄子

論罷春燕劄子

論館職劄子二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 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 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

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  
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  
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  
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  
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  
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  
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  
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  
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  
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脩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  
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  
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  
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  
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  
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  
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  
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  
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註延  
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諳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  
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  
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

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 陛下因  
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  
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  
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  
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  
子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  
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  
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  
也以 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 人主無恭儉之德  
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諛  
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  
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 陛下有恭  
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  
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  
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 陛下推至  
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  
也人才既衆則 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  
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  
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  
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  
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  
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駑下而敢言國家之  
大體伏惟 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効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益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畝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

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末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 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 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 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 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 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 進止

言尊 劄子

庚戌六月

臣伏以 陛下維 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

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為在已遽膺徽用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為忠陛下以撝謙為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即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方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

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將一一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

又或令各陳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

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  
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  
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  
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  
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  
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  
所宜任使其九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  
可也此與用一二人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  
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 陛下有堯  
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  
推行此事甚易旣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  
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闕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  
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  
色孔子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  
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德  
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 陛下博訪於忠臣良  
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 陛下之  
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  
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子之徒消而正論  
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子之徒得  
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子之徒爲害而一切  
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 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  
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

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 陛下  
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  
仿佛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  
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  
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  
自用願 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  
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  
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  
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  
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願如臣者材薄不足以  
望 陛下之清光然 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  
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  
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  
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  
方已熟於 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  
起然則如臣者非蒙 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  
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逸樂今 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  
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  
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  
博論詳說豈宜緩然 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  
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竊宜  
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 陛下聽  
覽亦不至於煩 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

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 陛下推  
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  
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  
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  
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卿臣雖未識

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  
然 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 陛下  
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  
爲三館祇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  
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

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  
各有所聞所知 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  
考試無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  
其所在而從之者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  
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  
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  
懷利以事 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  
者皆懷利以事 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  
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 親  
近忠良而已伏惟 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  
欲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

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止何惡吏之殘擾寧屈己盡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得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中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遺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氣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

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具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 進止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乞朝陵劄子

乞免修實錄劄子

乞改科條制劄子

廟議劄子

議服劄子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議郊祀壇制劄子

議郊廟太牢劄子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燎燔劄子

進鄴侯道章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  
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  
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  
之明效也侍得人而不久其官文其官而不使專  
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  
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  
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  
河北便糶陝西權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  
馬事尤為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

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絀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為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夫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為鹵不毛戎馬所食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置其一此諸監有可有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河其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比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所志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妄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攻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及甘同罪 進止

論許舉留守令以劄子

臣伏奉本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 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以政迹尤異實惠友良有知條三周年或二十箇日替到任已及或資際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一其知州軍令本路安

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一縣縣令即更與本處  
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罪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  
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條列奏委中  
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即進呈取旨當議量  
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勅辭  
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守令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  
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尚未  
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  
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以係三年及三十日替  
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及朝廷報許即其人  
係三十日替者已及替期係一年替者亦已去替期  
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赴任亦多已待闕一  
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去差遣即於人情有所未  
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為其自知勢可以久  
則果於有為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  
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即肯許之舉留  
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  
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曲利除害敢有所為所有  
勅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以為為允只乞於所降勅  
語內除去如係三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  
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 仁宗皇帝 英宗 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  
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 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

拜諸陵臣欲備使蓋得少紓蟻區區感慕之情伏  
望 聖慈特賜矜許取 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准閣門報勅差臣與天充同修 英宗皇帝實錄  
竊緣臣於吳充為正親王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  
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緝不如吳充精密  
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 聖恩  
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等敢受取 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道 較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  
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古 為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  
養之法無所本土雖有 天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  
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  
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  
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 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  
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  
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 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換  
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 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  
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 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  
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 姓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  
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 并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  
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 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  
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 命施行

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

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大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主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暮年及總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

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已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

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赤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

高五尺今則變方為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為方壇壇之外為坎庶協古制

###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祠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古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二國朝開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犢一郊壇用犢三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仁宗親祫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并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黃竊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聖旨唯親祠并祫享每至用太牢

###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

伏爲北郊所祭皇地示并神州地示祗合坎瘞自來却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 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覩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即無禋燎之文伏覩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于神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 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 勅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登煙祭皇地示埋瘞蓋燔柴則升煙于上瘞埋則達氣于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爲瘞塹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爲燎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三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其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太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塹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進鄴侯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 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然  
無別本叅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於  
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  
尚有可取伏惟 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  
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勦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  
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  
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謹隨劄  
子上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劄子

辭男秀說書劄子

辭男秀授龍圖劄子三道

進字說劄子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論改詩義劄子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改撰詩義序劄子

乞以所居園屋為寺劄子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謝宣醫劄子

辭男秀說書劄子

臣今日伏奉 聖旨除男秀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臣雖已奏論非宜尚未蒙恩開允事有關於國體豈

敢冒昧不言臣竊觀 陛下即位已來慎惜名器一

介之任必欲因能講藝之臣尤為遴選如秀學問荒

淺加以未更事任試之筦庫尚懼不勝論經之地實

非所據 陛下必欲誤加獎擢實恐上累知人任使

之明伏乞 聖慈察臣懇款追還成命以合衆論之

公取 進止

辭男秀授龍圖劄子三

臣伏承 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秀龍圖閣

且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秀誤蒙

陛下知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 聖旨撰進經義

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  
天草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  
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 宣諭令臣更勿辭免  
臣亦以謂 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爾以來  
零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零  
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  
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  
有累伏望 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  
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譏議

二

臣伏奉 詔書以臣乞免臣男零恩命未賜允俞臣  
之懇款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  
興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  
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  
聖聽早賜追寢誤恩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零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  
詔書不允者臣之懇誠已具前奏 聖恩深厚未即  
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叨昧尚所難勝况又  
賤息何名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 聖慈察  
臣父子皆荷 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  
首死當結草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 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  
意冀因自過得見崖略正矇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  
能因畫而止頃蒙 聖問俯及退復臆勉討論賴恩  
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眊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  
被訓教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  
燭無疆豈臣焚燭所敢銜冒承命違迨置慙無所如  
蒙垂收得御宴間千百有一儻符神旨愚所逮及繼  
今復上下汗宸宸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譯字劄子二道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 聖旨且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

臣頃奉 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  
精校視不審無以稱 陛下發振道術啓訓天下後  
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  
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  
如右伏望清燕之間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  
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天威無任去去取 進止

尚書義

臯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按其見惡  
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狝而無傷故謂  
之狝狝當作犧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  
為宗故也五行猶未離于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  
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

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  
一字今欲刪去

又云陶復陶穴尚矣後世易之棟字而其官猶曰司  
空因其故不忘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  
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六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  
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  
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冢入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

大取有軌也軌當作軌

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  
四字今欲刪去

詩義

北風止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啗者聲  
也零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  
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為威  
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  
風之寒也而以爲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啗此以

言其為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雩雨雪之集也而  
以爲霏此以言其爲虐

君子借老丑兮丑兮其之翟也者服之威也服之威  
字下今欲添質宜之三字又云璫兮璫兮其之展  
也蒙彼縹緜是泄泄也者亦服之威也亦服之威  
字上欲減亦字服之威字下欲添文宜之三字

定之方中說于桑田者者當作則

于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爲鄉黨之官所建

有女同車公子五子爭當作爭

四鐵駟馬既閑駟當作四

墓門食椹而甘椹當作甚

七月去其女桑而荷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

十六字今欲刪去改云承其女桑而荷之然後遠

揚可得而伐也

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  
也故稱月焉

又云荷薪之也言荷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

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荷之也已上二十字今欲

刪去

車攻言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奕棋然已上十二字今

欲刪去

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

桑扈受福不邦邦當作那

陸民麻麥之穰稼交當作麥

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  
行而有所至篤之爲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  
十四字今欲刪去

卷阿藹藹然盛多然當作其又云故次以既醉太平  
也多太平二字今合刪去

召夏昏非所以爲哲字上漏明字今合添

時萬政之所加孰敢不動懼今欲改云政之所加孰  
敢不震動疊息

那聲管將將管當作管

二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刺畫者刺  
其皮而進之羔食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刪去如合聖  
心亦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改詩義劄子

臣子雲奉 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 聖覽故一  
二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  
辭義理當與人共改不敢專守己見爲是既承認須  
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 陛下欲以經術造成  
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  
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 聖旨具錄新舊本進  
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略具所以刪復之  
意如合 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  
舊本頒行小有刪改即依 聖旨指揮取進止

卷三 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六月十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愚所不敢逃然 陛下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取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為文字所宜又奉 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雖過有稱道伏惟 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為懼不以近於媚諛為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 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臣無任

乞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并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建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所永遠祝延 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典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 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零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零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錢一萬

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心自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為臣父母及孀營加功德敢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常住令永遠追薦昧日月天威無任祈恩祈屏營之至取 進止

謝宣醫劄子

食浮挺與自取危疾敢籲 天聽上煩慈惻不圖聞徹特肩慈憐亟遣內臣挾醫馳降臣背亦殆餘毒即得仇竊敷貼平完尚以風氣肩悶言語蹇止又賴社壬診療尋皆痊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沒 聖時朽蠹更生實叨殊賜戴天荷地感涕難言臣唯望闕庭不任屏營汎瀾激切之至

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六道

謝手詔慰撫劄子

謝手詔訓諭劄子

荅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荅手詔令就職劄子

荅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辭僕射劄子三道

乞官觀劄子五道

求退劄子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四道

宣諭蘇子元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

臣以羈旅之孤蒙恩收錄待罪東府於今四年方  
 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臣實任其罪戾  
 非賴至明辨察臣宜諱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  
 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庶劇比嘗  
 粗陳懇款未蒙 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公而所苦  
 日甚一日方 陛下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其理之時  
 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 聖恩善貸而罪戾亦日滋至  
 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 陛下知人之明此特害臣  
 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冀 宣諭未  
 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 一深慮執

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罪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何實望 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二

臣某螻蟻微誠屢煩天聽每蒙訓答未賜矜從惶怖征營不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即非敢食其言以道事君誠爲臣之素守苟可強勉而免違忤之罪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浸加恐墮 陛下所付職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違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暫均勞逸非敢遂即田里之安竊謂 聖恩不難賜許謹具劄子陳乞伏望 聖慈特垂開允

三

臣今日得望 陛下清光伏蒙敦喻獎激可謂備厚矣臣雖愚戆豈敢忘 陛下至恩盛德然臣之懇款亦已具陳實望 陛下照察哀憐使臣得休養其疲昏以免曠職之負而不累 陛下知人之明也臣于忤天威無任惶怖之至

四

臣今日伏蒙 陛下令呂惠卿宣道 聖旨又令馮

宗道隨賜手詔趣令復位眷顧之厚非臣殺身所能  
上報然臣不才無補時事肝鬲懇懇已具面陳君臣  
之義實均父子苟尚可以黽勉豈敢輕爲去就誠以  
義不獲已須至昧冒天威 陛下至仁常恐一物失  
所況臣特蒙獎擢又備驅策夙夜之勞簡在聖心豈  
容不思所以全安之而今終於顛躓也伏望哀憐匹  
夫之志有不可奪早賜處分臣無任瞻 天祈恩激  
切之至取進止

五

臣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傳宣封還所上表不允所  
乞臣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竊念臣蒙 陛下恩德至  
深至厚方 陛下旰食焦思之時豈宜自求安佚實  
以疾疢所嬰曠廢職事若不早避賢路必且仰誤任  
使懇懇所懇具如前奏伏惟 陛下天地父母曲賜  
矜憐察臣干祈出於甚不得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  
草謹再具劄子陳乞臣無任惶怖懇迫祈恩之至

六

臣伏奉 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  
略已昧冒 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叙仰冀哀  
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之所棄 陛下收召拔擢排  
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 陛下興事  
造功之初群臣未喻 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  
不知高明彊禦之爲可畏也然 聖慮遠大非愚所  
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天區區夙夜之勞曾不足以酬

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與衆怨總重  
罪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疾使其意氣昏  
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  
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 陛下天地父母宜  
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志則或宜宥終  
始全度使無後難而未蒙 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  
任使臣黽勉尚能有補 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  
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  
以不敢也 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  
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惓惓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  
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 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  
不任昧死干祈激切之至

謝手詔慰撫劄子

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  
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  
宣 聖旨臣雖糜軀隕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  
召還獲侍清光竊觀天錫 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  
興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  
之身任天下怨誹欲以奉承 聖志自與聞政事以  
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名御合爲沮議  
專欲誣民以惑 聖聽流俗波蕩一至如此 陛下  
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又妨衆邪  
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累 陛下  
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症疾輒求自放 陛下不以臣

狂獗賜之罪戾而屈 至尊之意反復誨喻臣豈敢  
尚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假即入謝區區所懷冀  
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  
奏知

謝手詔訓諭劄子

臣以不才久曠高位昧冒求解屢煩 聖聽曲蒙矜  
允實荷至恩繼奉手詔俯垂訓諭非臣隕首所能報  
稱伏惟 陛下躬堯舜盛德舉千載一隆之政以福  
休斯民萬邦黎獻所願致死況臣踈遠疵賤首蒙察  
舉 陛下任之至重而眷之至優一旦違離誠非獲  
已苟異時 陛下未賜棄絕而臣犬馬之力尚足以  
效則豈宜背負恩德長自絕於聖時哉臣瞻天荷聖  
無任激切之至

荅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  
第傳 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喻以  
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  
伏讀不勝螻蟻區區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數  
大臣 陛下所以視遇不為不厚矣豈敢輕為去就  
誠以 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即以變風俗立法度為  
先今待罪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  
有所變朝廷內外詖行邪說乃更多於鄉時此臣不  
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効也雖無疾疢尚當自  
効以避賢路況又昏眩難以看讀文字即於職事當

有廢失雖貪 陛下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  
粗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  
負所學上孤 陛下責任之意伏望 陛下哀憐矜  
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為流俗小人所  
毀臣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荅手詔令就職劄子

臣累奏乞解機務歸田里伏奉手詔令臣無復有請  
祇服 聖訓便宜就職然臣所以致身許國正欲行  
事君之義而已若致身於辱殆之地以累 陛下知  
人之明而令天下後世譏議及國則非臣所學事君  
之義也昔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宣王有任  
賢使能中興之功臣既不自知又昧於知人信已妄  
行以至今日免於大戮實 陛下天地父母之賜也  
若猶冒恩不即自弛終恐傷 陛下保全臣子之仁  
是以不敢伏望 陛下哀臣艱至特賜矜許臣無任  
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荅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臣伏奉手詔欲留臣京師以為論道官宜體朕意速  
具承命奏來臣才能淺薄誤蒙 陛下拔擢歷職既  
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各慶日積是以冒昧  
乞解重任幸蒙 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  
卿傳 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  
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  
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為可處 陛下付託既已

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 聖治臣義難以更留京  
師以速官謗若 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  
異時或賜驅策即日已嘗面奏所不敢辭伏望  
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征營之至伏  
取進止

### 辭僕射劄子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  
宣喻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 陛下知遇任使  
實以稍知經術叨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  
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  
安此伏望 陛下俯昭惻愍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  
保危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 二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允  
者區區所陳備出肝膈重煩睿訓以懼以慙伏念臣  
蒙恩自外召還復得與聞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  
仰惟駿德之日躋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  
自弛顧豈宜以非分妄遷賞浮於勞實累國體豈惟  
私義所不敢安伏望 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爲念早  
罷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劄子陳免  
以聞

### 三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不

允昔膏訓丁憂豈宜逾慢顧惟懇款實有可矜干忤  
天威良非獲已伏念臣出於孤遠遭值聖時弱力而  
重任薄功而厚享夙興夜寐深懼顛隳豈敢非分更  
叨殊獎且方 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材而臣偶以  
乏人遂當器使遺經殘缺既不易知聖學高明又難  
仰副雖已強顏應詔實恐難以領行豈意天度包荒  
藏疾褒崇獎勵在所難勝隆儒尚學誠 陛下盛德  
量能知分亦臣之私義伏望 聖慈俯照誠悃以其  
終難昧冒早賜追寢誤恩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乞宮觀劄子

臣某頃被召還復汴宰司行以亢滿易墮辜以衰疾  
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尚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疚  
之餘復當辭劇就間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詎勉  
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  
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  
過蒙眷獎喻以母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  
闕庭所苦日侵目眩頭昏背寒膈壅加之喘逆稍勞  
輒劇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即恐瘳復無期  
輒敢昧冒天威具陳前日悃悃伏望 陛下特垂睿  
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得寧濟即異時稍堪驅策  
誓復罄竭疲駑臣無任

二

臣某近翰悃悃仰丐恩憐干忤天威方懷憂畏伏蒙  
聖慈特遣使人賚賜訓勅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

存沒三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懇實有可言伏念臣抱疾以來衰疲浸劇若龜勉從事必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閑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昧伏望 陛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驅策臣無任

三

臣某比因馮宗道還闕已具翰區區螻蟻之情繼蒙撫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感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終始眷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憂付屬乏人臣憂患餘生加之疾病喘焉朝夕難冀久存 陛下所以愛臣何啻天地父母今臣多尸廩賜重貽亢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閑使有寧康之福伏望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旅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效臣無任

四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解繁機而誤恩曲如寵祿并過豈臣庸朽所可堪任况自涉春以來衆病並作氣滿力億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祿則有食浮之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臣之分無一可為故願乞其不肖之身体養歲月而墨書繼至訓勅加嚴雖 陛下示眷獎之意始終不渝而臣竊自度量終難黽勉以稱萬一徬徨跼蹐不知所言輒復干冒 天威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

陛下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若獲寧瘳願雖晚節末路尚知補報惟所驅策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五

臣某近四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螻蟻之微頻煩寵諭臣之懇誠已具累表愚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數違訓勅以自取逋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無甚苦而神耗于中力憊于外一有動作即不可支思慮恍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塞責且一方之任非獨簿書獄訟在所省察至於劾戒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實至重此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伏望陛下加惠留聽察其所請出於誠然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陛下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至願謹復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求退劄子

臣伏奉手詔令臣二十三日入見臣明日當入見然臣之懇款具如前奏所陳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實望聖慈必賜矜從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

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干恩天聽至十三四逋慢訓過罪當誅殛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使使從燕安之

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恩澤澤  
無言以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以田里歷選近世勲  
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  
此叨昧且臣蒙 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當以粗  
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  
豈不自墮素守而仰累 陛下知人之明伏望  
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冀蒙  
瘳復終誓糜捐所有 勅命臣未敢祇受除已具表  
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天威臣無任

二

臣某伏奉詔書不允所乞祇荷 聖訓丁寧備至非  
臣庸朽所可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  
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里乃分之宜尚恃眷憐私竊  
自恕而求以本官食官觀之祿于外於臣之義媿負  
已多而 陛下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  
仰戴恩德爲至厚矣而臣歷選前代近至本朝所以  
寵待勲舊之臣無有斯比況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  
豈可度越前人有此叨據是且上虧 陛下名器不  
以假人之道下傷愚臣知止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  
賜允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天下公論  
爲協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三

臣某近以懇誠上千天聽伏蒙 聖慈特降中使賫  
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安逋明命罪譴之及所

不敢辭而 陛下加 惠寬矜慰喻備至仰荷天地厚  
恩非臣殞越所能<sub>以</sub>稱然臣之懇懇亦累具聞分義  
既所難受臣亦何<sub>以</sub>自<sub>已</sub>竊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  
隆而責重故委之<sub>以</sub>重爵重祿而無媿此上下所以兩  
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既以疲疾退歸閭里尚恃  
陛下眷存謂其嘗預政事有夙夜之微勤故敢求以  
本官食宮觀之祿于外已於理分爲所非宜而  
陛下乃疏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肖病不任事  
顧於 陛下勵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禪補萬一  
而坐尸名器如此其厚人臣之出力赴功方任隆責  
重而有勲勞者 陛下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  
敢也臣若苟貪仰副訓勅而不知慮此則非獨於臣  
私義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故復冒昧  
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 陛下始終念察早賜聽許  
則非獨臣爲幸臣無任

四

臣某近再<sub>以</sub>懇誠上干睿聽逋慢明訓方虞譴謫伏  
蒙天慈特差<sub>臣</sub>弟某賫賜詔書不允所乞傳諭德意  
撫存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墮首無以上報伏自  
惟念臣以衰病無勞之身得請于外雖能爲上陳力  
任一方之寄以忝將相尚爲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  
就燕閒豈可坐而尸此以養痾田里之中此臣所以  
不敢忘止足之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懇激已具累  
奏雖 陛下申加獎勵恩德有隆而愚臣竊自揣稱

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望陛下俯垂閔察早賜開  
允則非獨臣爲幸其際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  
聞臣無任

宣諭蘇子元劄子

臣適已見蘇子元日宣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  
時恐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  
有故若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遞中賜郭達等劄子  
更錄付子元令申喻曲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內制 冊文表本青詞

郊祀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皇帝冊

文三道

朝享 聖祖大帝 仁宗 英宗皇帝冊文

三道

皇后冊文

先天天貺降聖冬至節內中露香表四道

南郊青城 皇帝問 太皇太后皇太后聖

體表

太皇太后皇太后回荅 皇帝問聖體書

寒食節起居永安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中元節八月一日起居諸后永昭陵表二道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冬至節上諸陵諸后陵表二道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 太祖諸帝表

中元節起居諸帝神御殿諸陵表二道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先天節奏告 仁宗皇帝表

南郊下元節奏告 聖祖大帝表

南郊禮畢 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南郊禮畢奏謝 英宗皇帝表

真宗皇帝忌辰表  
表  
真宗皇帝忌辰表  
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

集禧觀開啓為民祈福道場默表

鴻慶宮延祥觀崇先觀開啓  
皇帝太皇太

后皇太后奉命道場青詞四道

靈慈厚內殿西太一宮龍圖閣開啓太皇太后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四道

廣聖宮開啓  
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福寧殿罷散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五道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郊祀  
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內用寧施及

冲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穡秩惟時

郊祀  
皇地祇冊文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咸秩厥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

泰壇義存一體猥以冲眇紹休前人絜承昭事不敢

不察

郊祀配帝  
太祖皇帝冊文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配

天郊實存舊典靈承主薦其敢忘初

朝享景靈宮  
聖祖大帝冊文

伏以靈德在天實基皇命降依下土臨況後人方以

躬躬進承郊廟神遊所御獻享惟時庶幾顧歆永有

蒙賴

朝享 仁宗皇帝冊文

伏以體道邁德寵綏臣民休嘉垂延茲及于後肆以寡昧獲承郊宮裸饋有儀敢忘用舊

朝享 英宗皇帝冊文

伏以靈德美行實兆初潛神民所歆贊命自至祗紹考服循而弗改用謚土宇以詒沖人登祔新宮歷茲嘉月燎裡有舊裸享惟時

皇后冊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盟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祗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官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一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惟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勸朕相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臚哉

先天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眇躬無似寶膺駿命之休釐車于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家僊聖俯監齋精

天貺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靈命告休嘉名紀節用露熏之故事酬乾施之至恩仰賴監觀俯垂歆祐

降聖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昊天錫命實佑永圖良月御時載臨嘉節率循故事升薦至誠仰冀靈明溥垂庇貺

冬至節 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四氣隨旋一陽來復仰瞻穹昊祗薦芬香所冀含生並蒙垂福

南郊青城 皇帝問 太皇太后皇太后

聖體表

臣名言自宮祖郊夙夜祗事方此寒互關於定省伏惟比日寢食宜加

太皇太后回答 皇帝問聖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 皇帝奉祠郊宮為國大事夙興夜寐固已勤勞勉慎節宣以膺禧福

皇太后回答太廟 皇帝問聖體書

太后致書于 皇帝躬率群臣肇見祖考孝思之至何以自勝尚慎興居以保休福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

伏以掄火戒時栢城在望薦豆遵之新物弗獲躬親

象几席之平居實存 御蠲丞有舊紈慕無窮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

伏以桐華伊始火令載嚴獲嗣慶圖仰蒙慈芒追淑靈而莫逮歷時序以增思

中元節三陵起居諸后表

伏以素秋伊始華月既盈物御氣以夷傷心感時而悽愴伏惟 尊謚皇后惠風無斃慈範有詒猥以眇冲仰承慶裕瞻幽靈之所宅結永慕之至懷

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

伏以暑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惟 尊謚皇帝體道成乾施仁應物率土方泓於聖化賓天遽愴於神遊追龍駕於空衢莫知所稅瞻鳥耘之新隴但有至懷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 仁宗皇帝旦表

伏以月乘該闕時御閉藏歲回薄以將更物盛多而可享恭惟 尊謚皇帝德符穹昊功濟黎元方求大隗之居遂兆成周之葬光靈在 感惻交懷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月從邁物更收攬之候人積悽愴之懷恭惟 尊謚皇帝躬睿廣之材撫休明之運協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方以眇躬嗣膺神聖想威靈之如在感氣序以增歎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后陵表

伏以哀恫在疚未盡通喪弦晦如流載更良月恭惟

尊謚皇后降釐鳩酒播美河洲著慈範以如存流徽音而可想邈陵永望感節深追

冬至節上諸陵表

伏以氣復黃宮畧移北陸物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之占恭惟尊號皇帝睿廣應期休明作又收功既往垂範方來感時序之變流想威靈而慘結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伏以四時交御一氣潛萌慶雖屬於履長悲豈忘於追慕恭惟尊謚皇后升麗尊極協成休明德範有詒方美王睢之摯容衣不闕尚瞻榆翟之華永想先靈詎勝摧感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太祖諸帝

表

伏以火禁肇脩春祺溥被維是奉案之禮適當濡露之時恭惟尊謚皇帝德協上穹功施後裔億神鄉而弗返厥聖像以如存緬慕威靈載懷感悃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諸帝神御殿

表

伏以夷則御辰商聲甫協望舒戒節陰魄既盈伏惟尊號皇帝道邁往初恩濟品庶於屬車之所御有原廟之舊儀方此戒寒豈勝追遠

中元節起居諸陵表

伏以方秋厥初既月之望昊天始肅繁露未晞伏惟尊謚皇帝若昔大猷受天明命躬有靈德燕及後昆

猥以眇躬紹膺慶緒  
有初敢廢靈承之舊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 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徂歲如流甫更良月遺衣所御實有經祠方屬  
投艱仰承錫羨瞻威靈而如在歷時序以增思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 諸帝表

伏以子位杓回黃宮氣應既兆天正之始方扶陽律  
之微恭惟 尊號皇帝體道邁仁膺時建極豫游所  
次館御如存撫時序之變更仰威神而感惻

先天節奏告 仁宗皇帝表

伏以金氣御時商聲應律仰閱火流之速俯沾露降  
之漉伏惟 仁宗皇帝功協聖謀道侔乾則垂至仁  
而不冒慶實無窮感素節以深追悲何有極

南郊下元節更不於景靈宮朝拜奏告

聖祖大帝表

伏以帝繫所元僊遊如在載更令節當款殊庭以下  
禋祠將陳裸獻惟祭儀之難贖冀神監之具昭

南郊禮畢 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伏以蠲烝廟祫察告郊時實蒙芘庇以獲顧歆惟錫  
福之無窮曷歸誠之有已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 英宗皇帝表

伏以膺命紹休誦時協吉告潔築於廟室奠嘉至於  
郊丘雖祇奉聖謨獲無疆之慶賴一而深追神眷重罔  
極之哀摧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

殿表

伏以慶靈回薄永庇後昆時序徂遷奄更諱日威神  
在望感休兼懷

集禧觀開啓為民祈福祈晴道場默表

伏以雨淫為蓄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  
靈明遂蒙開霽惟泐崇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

南京鴻慶宮開啓 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寶命有詒以自求而致福至神無體隨所感而  
應誠祇奉靈科實存故事冀蒙垂福俯旣具含生

延祥觀開啓 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二道

伏以寶曆有詒眇躬實嗣獲承慈範仰荷神休方元  
命之在辰按舊儀而庄事庶蒙慶祐永錫壽祺

二

伏以聖功輔世已大濟於艱虞神道示人用寵綏於  
祉福敢因穀旦祇奉靈科冀大錫於壽祺得永承於  
慈範

崇先觀奉元殿開啓 皇太后本命靈寶

道場青詞

伏以克紹慶基實蒙慈訓造茲元命若昔宗祈冀靈  
鑒之俯昭垂壽祺之永錫

靈釐內殿開啓 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青

詞

伏以壇席盛陳科儀肅設眷言慈蔭祝此誕辰永綏  
壽考之祺上賴神靈之祐

靈輦內殿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集黃冠之勝衆仰紫極之真游按用科儀營祈  
祉福仰求聰鑒俯應誠心

西太一宮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真聖在天式序照臨之位眇沖嗣歷永惟顧復  
之恩敢因誕毓之辰祇薦薰修之事仰祈眷祐俯察  
傾輸推純嘏以及親與群生而均貺

龍圖閣開啓 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妙善可依每俯從於誠悃至恩難報唯仰祝於  
壽祺祇奉靈科隆施淨供上賴監歆之力永綏顧復  
之慈

廣聖宮開啓 眞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深追諱日祇奉靈科仰求神福之繁率用邦儀  
之舊永惟道蔭昭此誠祈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 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順長贏之嘉月按齋被之靈科庶用熏修溥膺  
眷祐精哀以薦釐事既成仰賴聖眞俯昭誠悃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降年有永實繇陰騰之功嗣歷無疆必謹靈承  
之志帥時典故若昔科儀仰賴監觀俯垂庇貺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監觀在上禳祝有儀祇率舊章仰祈況施茂惟

休福俯逮蒸黎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臯月紀時凱風應律罄齋精而上禱黃真聖之  
俯臨永賴監觀普垂庇祐敢忘寅畏仰答顧歆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協用靈科宗祈永命惟神心之降格獲釐事之  
告成冀與群元並膺遐福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伏以欽柴宗祈為國大事前期齋禱舊典有稽仰冀  
靈明俯垂眷祐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